

(下)

吳楚材

吳調侯

編

宋晶如 譯注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言文對照古文觀止

言文
對照

古文觀止

(下)

吳楚材
宋晶如
吳調侯
譯注
編

中國
書社



社

言文
對照
古文觀止

卷七

六朝 唐文

陈情表 李密

臣密^[1]言：臣以险衅^[2]，夙遭闵凶^[3]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^[4]。行年四岁，舅夺母志^[5]。祖母刘，愍臣孤弱^[6]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；零丁^[7]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叔伯，终鲜兄弟；门衰祚薄^[8]，晚有儿息。外无肴功强近之亲^[9]，内无应门^[10]五尺之童。茕茕^[11]孑立，形影相吊^[12]。而刘夙婴^[13]疾病，常在床蓐。臣侍汤药，未曾废离。

【注释】

[1] 密：晋犍为武阳人，字令伯，父早亡，母更适人，育于祖母刘氏。[2] 衅：瑕隙也。[3] 夙遭闵凶：夙，早也。闵，病也，疾病死伤之事皆曰闵。[4] 背：弃之而去也，故谓死曰背。[5] 舅夺母志：谓密之舅，夺其母何氏之志，使更适他人不得守节也。[6] 刘：祖母母家之姓。愍：怜恤也。[7] 零丁：孤单之谓也。[8] 门衰祚薄：谓门庭衰微，福祚浅薄也。[9] 豪功强近：肴，与期同，周年服也，功，大功小功之服也，大功九月，强近，言免强亲近也。[10] 应门：谓候于门也。[11] 茕茕：独立貌。孑：单也。[12] 形影相吊：谓唯形与影自相问也。[13] 婴：加也。

【译文】

臣李密呈言：“臣因为命运险恶，很早就遭受不幸。生下来才六个月，慈爱的父亲去世了。年仅四岁，舅舅夺去了我母亲守节的意向。祖母刘氏，哀怜臣的孤苦孱弱，亲自抚养。臣年纪小的时候，常多疾病，到了九岁还不能行走，孤单困苦，没有依赖，直到长大成人。既没有叔伯，也缺少兄弟，门庭衰微，福祚浅薄，很晚才有了儿子。外面没有关系比较亲近的亲戚，家内没有应门的五尺童子。一个人孤单地生活，只有影子作伴。而祖母刘氏，早时感受了疾病，常常躺在床上不能起身。臣侍奉汤药，从来没有远离过。

逮奉圣朝^[1]，沐浴清化^[2]。前太守臣逵^[3]，察臣孝廉^[4]；后刺史

臣荣^[5]，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^[6]。寻^[7]蒙国恩，除臣洗马^[8]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^[9]，非臣陨首^[10]所能上报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。诏书切峻^[11]，责臣逋慢^[12]；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以刘病日笃；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。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^[13]。

【注释】

[1] 圣朝：晋朝也。[2] 沐浴清化：喻身受德泽也。[3] 逵：太守名。[4] 孝廉：贡举之一种，汉武帝始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，历代因之，州举秀才，郡举孝廉，以为定例。[5] 荣：刺史名。[6] 郎中：官名，周时为近侍之称，秦置为官，与侍郎郎中同隶郎中令。以其为郎居中，故名，汉世并选为尚书郎，犹因侍郎郎中之本号，隋唐以后，六部皆置郎中，遂为诸司之长。[7] 寻：旋也，犹言俄顷之间。[8] 除臣洗马：除，拜官曰除，洗马，官名，秦置，汉因之，为太子官属，太子出，则前驱导威仪，晋以后，职掌圆籍也。[9] 东宫：太子所居，故因以表太子曰东宫。[10] 陨首：犹杀身之义。[11] 切峻：急切而严峻也。[12] 逋慢：逋，逃亡也，慢，放肆也。[13] 狼狈：二兽名，狼前足长，后足短。狈前足短，后足长，喻颠蹶困顿也。

【译文】

到了圣明的朝代，臣受清明的教化。起初有太守逵推选臣为孝廉；后来刺史臣荣，荐举臣做秀才。臣因为没有人供养祖母，辞谢了不敢赴命。朝廷诏书特地下来，拜臣做郎中的官。后来又蒙了国恩，升臣做洗马官。以臣这样微贱的人做东宫的侍讲，受了这种恩典，就是把臣身首异处，也不能报答呢！臣都用了奏章上达，辞不就职。诏书下来，严厉急切，责怪臣回避怠慢；郡县长官催促逼迫，令臣即刻起程；而州的长官也登门督促，比星火还要紧急。臣想手捧诏书马上赶路，却因为祖母刘氏的病一天天加剧，想姑且顺了私情，但被告知不得准许。臣的处境进退两难，实在狼狈不堪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育^[1]。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仕伪朝^[2]，历职郎署^[3]，本图宦达^[4]，不矜名节^[5]。今臣亡国贱俘，至微至陋，过蒙拔擢，宠命优渥岂敢盘桓^[6]，有所希冀？但以刘日薄西山^[7]，气息奄奄^[8]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

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^[9]。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^[10]，愿乞终养。

臣之辛苦，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^[11] 所见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实所共鉴。愿陛下矜愍愚诚，听臣微志。庶刘侥幸，卒保余年。臣生当陨首，死当结草^[12]。臣不胜犬马^[13] 怖惧之情，谨拜表^[14] 以闻。

【注释】

[1] 矜育：矜，怜也；育，养也，谓矜怜故老，使其子孙得尽孝养之道也。[2] 伪朝，谓蜀汉也。乃对晋而称之辞。[3] 历职郎署：谓官至尚书郎也。[4] 宦达：仕宦而显达也。[5] 名节：名誉与节操也。[6] 盘桓：不进貌。[7] 日薄西山：薄，迫也，喻人年老而将死也。[8] 奄奄：气息仅续也。[9] 区区不能废远：区区，犹顷刻之意，废远，谓不能废养而远离也。[10] 乌鸟私情：乌鸟反哺其母，言我之私情，同于乌鸟也。[11] 二州牧伯：二州：梁州益州也，牧伯，州之长官也。[12] 结草，死后报恩之义，春秋晋魏颗嫁其父之妾，不以为殉，后与秦人杜回战，见老人结草以亢回，遂获之，夜梦老人曰，余所嫁妇人之父也，尔从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报耳。[13] 犬马：臣对君王自卑之辞。[14] 拜表：人臣章奏，必拜而后上，故曰拜表。

【译文】

我想圣朝用孝道治理天下，凡是老年人，还都蒙怜恤养育。何况臣的孤苦，格外比别人利害。而且臣少时曾奉事伪朝，官职做到尚书郎，本来只想做官显达，不知道爱惜名节。现在臣是亡国之俘，最微贱，最鄙陋，却受到圣上的超常提拔，怎敢迟疑不决，别有所怨呢？但是因为祖母刘氏年已衰老，和日落西山一般，只有一丝将断的气息，生命十分危险，朝不保夕。臣没有祖母，不能活到今日；祖母没有臣，也不能安度余生。臣与祖母祖孙两人，此时更是相依为命，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才不能远离抛弃。臣密今年四十四岁，祖母刘氏今年九十六岁，是臣尽节于陛下的日子长，报答祖母刘氏的日子短了！好像那乌鸦反哺的私情，愿求得侍养到底。

臣的辛苦不独是蜀地人士和两州长官所耳闻目睹道，就是天神地祇，实在是共同鉴查的。愿陛下哀怜臣愚笨的诚心，成全我这小小的志愿，祖母刘氏或许能因此侥幸，终于享尽她的天年。那么臣生在世上，当拼命图报，死后也应结草图报。臣怀着犬马一样不胜恐惧之情，谨用此表拜上禀知。”

兰亭集序 王羲之

永和^[1]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^[2]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^[3]，修禊^[4]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^[5]，映带^[6]左右。引以为流觞曲水^[7]，列坐其次；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
是日也，天朗^[8]气清，惠风和畅；仰观宇宙^[9]之大，俯察品类^[10]之盛；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永和：晋穆帝年号。[2] 暮春之初：即上巳日，谓三月上旬之巳日也。[3] 会于会稽句：会稽，郡名，秦置，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皆其地，会，与桧同，山阴，县名，秦置，今并山阴会稽为绍兴，兰亭，今浙江绍兴。[4] 修禊：禊，音xì，临水洗濯以祓除不祥，谓之修禊。[5] 激湍：急流也。[6] 映带：照映连带也。[7] 流觞曲水：古人修禊曲水，与会者散列两旁，投觞于水之上游，听其随波而下，止于某处，则其人取而饮之，谓之流觞也。[8] 朗：明也。[9] 宇宙：四方上下谓之宇，往来今谓之宙，犹言天下古今也。[10] 品类：犹言品物也。

【译文】

晋永和九年，是癸丑的年庚，暮春开始的第一天，许多人曾集中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；是为了祓除不祥的事情。许多贤人都到了，老的少的齐集在一块儿，这里有高的山，大的岭，茂盛的树林，修长的竹丛，还有清水急流，映照环绕在亭的左右。因此设酒，在那弯曲的水流上，大家依次坐在两边；虽是没有琴、瑟、箫、笛的热闹，但是喝一回酒，吟一回诗，也足以畅叙幽雅的情意。这一天天光爽朗，空气清鲜，微风吹来，很是和暖；仰起头来，可以看见天地的大小，低下头来，可以审察万物的兴盛；所以放开眼界，舒畅心胸，可以极视听的趣味，实在是叫人可以快活呢！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晤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

放浪形骸^[1]之外。虽取舍万殊，静躁^[2]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；况修短随化^[3]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

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；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^[4]，齐彭殇为妄作^[5]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^[6]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【注释】

[1] 形骸：身体之统称。[2] 躁：浮动也。[3] 修短随化：谓人命长短，随造化作主也。[4] 一死生句。一死生：以死生为一致也。庄子齐物论，予恶乎，知夫死者。不悔其始之蕲生乎，此一死生之说也。诞：欺也。[5] 齐彭殇：彭，即彭祖，古之长寿者，殇，未成人而死也。《庄子·齐物》篇：“莫寿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”此齐彭殇之说也。[6] 致：意态也。

【译文】

想那人生在世，过了一生，有的将他一生的怀抱，和朋友在一室的中间，谈论谈论；有的因为有寄托于一件事情，故意放浪在形体的外面；虽说是积极消极的两样，安静浮躁的不同，但是当他得意的时候，自己很是满足，何曾知道老的将要到来，到了所做的事情，已经疲倦，情意跟了事体变化，那感慨便要生出来了。从前的所谓快活，一俯一仰的刹那间，已经变了过去的事迹，还不能够拿来放开他的心意。况且寿长寿短，随天地的变化，总是同归于尽的！古人道：“死生的事情，亦可说是大了。”怎不叫人悲痛呢？常常看古人兴盛的原因，像都合在一路，未尝不在文字里头叹息悲悼；自己也不能说得出这是什么缘故。我很知道死生看做一样的，是虚无荒诞的说话，寿夭一律看待的，是不正确的论调。后来的看现在，也好像现在的看从前；想起来真是悲伤啊！所以列叙当时在会的人，记录各人所做的诗，虽是将来的时代不同，事情两样，然而所以发出感慨的原因，他的意态总是一样的。后世看的人，也许要有感于这篇文章吧！

归去来兮辞

陶渊明

归去来兮^{〔1〕}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既自以心为形役^{〔2〕}，奚惆怅^{〔3〕}而独悲！悟已往之不谏^{〔4〕}，知来者之可追；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

舟遥遥以轻扬，风飘飘而吹衣，问征夫^{〔5〕}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^{〔6〕}。乃瞻衡宇^{〔7〕}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。三径^{〔8〕}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^{〔9〕}以怡颜，倚南窗以寄傲^{〔10〕}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^{〔11〕}，时矫首而遐观。云无心以出岫^{〔12〕}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景翳翳^{〔13〕}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归去来兮：晋陶渊明为彭泽令，解印绶，去彭泽，而归至家中也，兮，歌词也，下同。〔2〕心为形役：心在求禄，乃为形体所役。〔3〕惆怅：犹懊恼也。〔4〕已往二句：楚狂接舆曰，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〔5〕征夫：进行之人也。〔6〕熹微：光未盛貌。〔7〕衡宇：衡，横也。宇，室也。〔8〕三径：蒋翊，字元卿，舍中三径。惟羊仲、求仲从游，皆隐士。〔9〕柯：枝也。〔10〕寄傲：谓旷放不受拘束也。〔11〕策扶老：持杖也。〔12〕岫：山穴。〔13〕翳翳：犹隐也。

【译文】

辞去了官职，回到家里去吧！家里的田园快要荒芜了，为什么还不回来？既然自己知道心在求禄，不能自主，反被形体所役使了，为什么还要懊悔，独自悲伤着呢？觉悟了以前的不对，知道后来的可以掌控。幸而像迷路一般，还没有深入，所以觉察出现在弃官的决定是对的，从前求禄的不对。

舟儿摇摇，轻轻地荡漾过去，微风飘飘，吹我衣裳；两行人前面的道路，怨恨天亮得太慢了。隔了一刻，望见家门，一面欢喜，一面奔驰。到了家里，童仆欢迎我，小儿等候在门口。但见园中的三条小路，已都长满了荒草；却喜松树菊花依然活着。携了小儿，走到室中，台上的酒，满满地筛在杯里，拿了酒壶杯子，自己浅

斟低酌；盼望庭中的树枝，怡颜悦色。靠了南窗，以寄托旷放的心意；知道仅容膝盖的地方，却是容易得到安逸呢。

天天在园中游散，自成乐趣，门户虽设，却是常常关闭，拿了杖策，去流连憩息，时常举首仰望，做深远的观察。云儿无心出岫；鸟倦了却也知道回巢。苍苍的暮色，遮住了万物的影子，快要不见了。抚了孤松，徘徊不进。
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，世与我而相违，复驾言兮焉求？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乎西畴^[1]。或命巾车^[2]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^[3]以寻壑，亦崎岖^[4]而经丘。木欣欣^[5]以向荣，泉涓涓^[6]而始流。羡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^[7]。已乎矣！寓形宇内复几时？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为遑遑^[8]欲何之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^[9]。登东皋^[10]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聊乘化以归尽^[11]，乐夫天命复奚疑？

【注释】

[1] 畴：田也。[2] 巾车：有帷之车。[3] 窈窕：长而深貌。[4] 崎岖：山路不平也。[5] 欣欣：生机勃勃之貌。[6] 涓涓：小流貌。[7] 行休：谓昔行而今休也。[8] 震震：心不定貌。[9] 耘：去草。耔：培苗本也。[10] 东皋：营田之所，春事起东，故云东皋。[11] 乘化句：孔子曰：“化于阴阳，象形而发，谓之生，化穷数尽，谓之死。”

【译文】

辞官回来，从此就断绝与世俗的交游了。世上和我已是彼此相弃，还要求点什么呢？喜欢听亲戚的话，很愉快地弹着琴读着书，来消去忧愁。种田的人告诉我春天已到，将要在西面的田里耕种了；或是坐了有幕的车辆，或是摇着一叶的扁舟；既是泛舟去寻涧水，也是驾车去涉丘壑；树木的春色，已是欣欣向荣，泉水的流行，却是涓涓不绝，羡慕万物的得时，感慨我昔日的出行，今日的归休！

唉！看穿些吧！寄托身体在世上，能够再有几时？何不委弃世俗的心意，任它去留？为什么要慌慌张张，像有什么求不着的神气呢？富贵本非我所愿，帝乡更不可得到，碰着了良辰佳节，独自去游；或是拿了杖藜，除草壅苗。跑到东面时田边高地上，很舒畅的吟啸，临着清流，吟诗作赋。姑且乘阴阳的变化，同归于乐，乐天知命，还有什么疑惑呢？

桃花源记

陶渊明

晋太原^[1]中，武陵^[2]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^[3]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^[4]；渔人甚异之。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；便舍船从口入。

初极狭，才通人；复行数十步，豁然^[5]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^[6]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；阡陌^[7]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著，悉如外人；黄发垂髫^[8]，并怡然自乐。见渔人，乃大惊；问所从来，具答之。便要^[9]还家，设酒，杀鸡作食；村中闻有此人，咸来问讯。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^[10]，不复出焉；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具言^[11]所闻，皆叹惋^[12]。余人各复延至其家，皆出酒食。停数日，辞去。此中人语云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

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乃郡下，诣^[13]太守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不复得路。南阳刘子骥^[14]，高尚士也；闻之，欣然规往。未果^[15]，寻病终。后遂无问津^[16]者。

【注释】

[1] 太原：应作太元，晋孝武帝年号。
[2] 武陵：郡名，汉置，即今湖南常德。
[3] 夹岸：谓两岸也。
[4] 落英缤纷：落英，落花也。缤纷，盛貌。
[5] 豁然：开通也。
[6] 俨然：高整貌。
[7] 阡陌：田间小路也。
[8] 黄发垂髫：黄发老人之称，因其发白转黄，故名，垂髫，年幼者之称，以其垂髫为饰也。
[9] 要：约也。
[10] 绝境：与人世隔绝之境也。
[11] 具言：犹尽言也。
[12] 叹惋：骇恨也。
[13] 谙：往候也。
[14] 南阳：县名，即今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之地。刘子骥：南阳人。
[15] 未果，谓未竟其志也。
[16] 问津：犹言询问道路也。

【译文】

晋朝孝武帝太原年间，有一个武陵人，是把捉鱼做行业的。一天，摇了一只小船，沿着溪岸摇去，忘却了路的远近，忽然遇着一个桃花林。两岸相对数百步的地方，中间没有杂树，芳香的草，又清鲜，又美丽，落下来的花片，纷纷乱乱；捉鱼的人很是奇怪。再向前行，想看完这桃花林。等到桃林穷尽，水源发见，便得了一座山，山上有个小洞，好像有光亮。就此弃了小船，从洞口进去。起初很是狭小，只可容着一个人。再走几十步，忽然开豁明亮，土地平坦广阔，房舍也很高大整齐；有良田美池桑竹的一类东西。田间小路，都走得通。鸡啼狗叫的声音，大家都听得。他们在里边往来种作。男女的衣着，都像外边的人一样。老人小儿，都有快活舒服的样子。见了渔人，竟就大惊，问他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渔人源源本本地回答了。便邀了他回家去，备酒杀鸡给他吃。村中听说有这个人，都来问讯。他们自己说：“是前代避秦时的乱，领妻子和地方上的人，来到这个绝境，不再出去；就此和外面的人隔断信息。”问渔夫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并且不知有什么汉朝，那魏晋更不用说了。渔夫就一一地替他们说明，他们听见了都是哀惋惊叹。旁的人各再讲他到他们的家里，都拿出酒肉来款待他。停了几天，渔人辞别归去；里边的人，关照他道：“你不要同外面的人去说啊！”既经出来，寻得原船，就照了以前的路，处处做一个标记。到了府里，去见太守，告诉他这样的情形。太守就差人跟了他去，寻以前的标记，就迷迷糊糊不能够再得它的原路了。南阳地方的刘子骥是个高尚的士人，听见了这件事，欣欣然亲自寻去，没有寻着；隔了几时，生病死了。从此以后就没有问起这条路的人了。

五柳先生传

陶渊明

先生不知何许人也^[1]，亦不详其姓字^[2]，宅边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。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^[3]；每有会意^[4]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贫不能常得。亲旧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，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；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。环堵萧然^[5]，不蔽风日；短褐穿结^[6]，箪瓢屡空^[7]，晏如^[8]也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忘怀

得失^[9]，以此自终。

赞曰：黔娄^[10]有言：“不戚戚^[11]于贫贱，不汲汲^[12]于富贵。”其言兹若人之俦^[13]乎！衔觞赋诗，以乐其志，无怀氏^[14]之民欤！葛天氏^[15]之民欤！

【注释】

[1] 先生句：先生，渊明暗指自己也，何许人，许，语助词，不以名传，故托言何人也。[2] 字：表字也，谓表其取名之义，如孔子之子名鲤，字伯鱼是也。[3] 不求甚解：言意义难通处姑置阙如也。[4] 会意：犹会心也。即领悟之意。[5] 环堵萧然：然，堵，墙垣也，长一丈，高一尺，环一堵为方丈，故曰环堵，萧然，贫寂貌。[6] 短褐穿结：褐，毛布衣也，穿结，言其不完也。[7] 簍瓢屡空：簞，盛饭之竹器也。瓢，剖瓠为之。用以挹水之具也。屡，屡次也，空，穷也。[8] 暝如：安然貌。[9] 忘怀得失：言穷通不萦于心也。[10] 黔娄：复姓，如黔娄先生，为齐之隐士，贫甚，歿而衾不蔽体，后人因以为贫士之喻。[11] 戚戚：多忧貌。[12] 汲汲：欲速之意。[13] 俦：类也。[14] 无怀氏：上古之帝，其民甘食而乐居，怀土而重生，鸡犬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。[15] 葛天氏：亦上古之帝，其治世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。

【译文】

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也不明白他的姓名表字，屋边有五棵柳树，因此就把它做了名号。先生的为人，安闲静穆，少讲说话，不羡慕荣华利禄；喜欢读书，不求细细儿的解释，每有领会的地方，便很愉快地忘却了吃饭。性情欢喜喝酒，怎奈家里贫穷，不能常常得着。亲戚故旧知道他这样，有时备了酒席招待他，他到了便喝个净尽，要喝得烂醉才罢，既醉退下，却毫不恋着去留的心情。家里四壁萧然，不能够遮蔽风日；穿了补过的打结的短毛衣服，盛饭的器具，常常空着，先生却是不以为意的。常做文章，自己陶情适性，很能够表示自己的志向；对于得意失意的事，不放在心里；这样的过了一世。传贊道：“黔娄先生有句话道：‘不常常忧愁于贫贱，不急急向往那富贵。’这两句话，就是这等人的一样吧！衔了酒杯，吟诗作赋，以快活他的志向；是无怀氏的百姓呢？还是葛天氏的百姓呢？”

北山移文 孔稚珪

钟山之英^[1]，草堂之灵^[2]，驰烟驿路^[3]，勒移山庭^[4]。夫以耿介拔俗之标^[5]，潇洒出尘之想^[6]，度白雪以方洁^[7]，干青云而直上^[8]，吾方知之矣^[9]。若其亭亭物表，皎皎霞外^[10]；芥千金而不盼，屣万乘其如脱^[11]；闻凤吹于洛浦，值薪歌于延濑，固亦有焉^[12]。岂期终始参差，苍黄反复，泪翟子之悲，恸朱公之哭^[13]；乍回迹以心染，或先贞而后默^[14]，何其谬哉！呜呼！尚生不存，仲氏既往，山阿寂寥，千载谁赏^[15]？世有周子，俊俗之士，既文既博，亦玄亦史^[16]。然而学遁东鲁，习隐南郭^[17]；窃吹草堂，滥巾北岳^[18]；诱我松桂，欺我云壑。虽假容于江皋，乃纓情于好爵^[19]。

【注释】

- [1] 钟山之英：钟山，即北山也，在今江苏江宁东北，英，英华也，言山之神。
- [2] 草堂之灵：草堂，北齐周颙隐钟山时，名其居为草堂，在钟山之南，灵，神也。
- [3] 驰烟驿路：驿，马道也，旧时传达官文书之所，谓山之英灵，驱烟雾于驿路也。
- [4] 勒移山庭：勒，刻也，移，官文书之名，周颙隐于钟山。后应诏出为海盐令，秩满入京。复经此山，孔稚珪乃借山灵之意移之，使不许再至，故谓刻移文于山庭也。
- [5] 夫以耿介句：耿介，有气节也，拔俗羞与俗为伍也，标仪表也。
- [6] 潇洒出尘：潇洒：清高绝俗貌，出尘，超出尘俗也。
- [7] 白雪方洁：白雪，喻其行也，方，比也。
- [8] 干青云：干，触也，青云，喻其志也。
- [9] 吾方知之：谓此等隐者，吾方知为必不可得也。
- [10] 亭亭：高耸貌。皎皎：洁白貌。
- [11] 芥千金句：芥，草芥也，言视千金犹草芥，盼，视也。
- [12] 屣万乘：屣，音xǐ，草履也，言万乘如草履。
- [13] 凤吹洛浦：周灵王太子晋，吹笙作凤鸣，游于伊洛之音。薪歌延濑，苏门先生游于延濑。见一人采薪，谓之曰，子以此终乎，采薪人曰，吾闻圣人无怀以道德为心，何怪乎而为哀也，遂为歌二章而去。固亦有焉：谓此等隐者，世亦有之。
- [14] 参差：不齐也。翟子之悲：翟子即墨子也。墨子见练丝而泣，为其可以黄，可

以黑也。恸朱公之哭，恸：过哀也，朱公即杨子也。杨子见歧路而哭，谓其可以南，可以北也。^[14]乍回迹句，乍：暂也。回迹：谓避迹山林也。心染，谓心犹染于尘俗也，先贞后黩。贞：洁也，黩：垢也。^[15]尚生：尚子平也，子平隐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老易。仲氏：仲长统也，长统性倜傥，默语无常，每州郡命召，辄称疾不就。山阿寂寥，山阿，山之隐曲处，寂寥：寂寞也。言无尚生仲氏，则山中寂寞无人也。^[16]周子，即周颙，字彦伦，北齐汝南人。俊俗，谓俗中之俊士也。元史，元谓壮老之道，史谓文多质少也。^[17]学遁东鲁，遁隐去也，东鲁谓颜阖也。鲁君闻颜阖得道人也，使人以币先焉，颜阖曰：恐听谬而遗使者罪，不若审之。使者反，审之复来，求之则不得矣，言颙学其遁也。习隐南郭，南郭，南郭子綦也，子綦隐几而坐，仰天嗒然似丧其偶，言颙习其隐也。^[18]窃吹，窃，盗也。吹借用吹竽之吹，谓颙非隐者，如吹竽之南郭先生，滥居其间也。北山也言。颙僭服幅巾，貌托隐士也。^[19]假容江皋：假容，即貌托也，江皋：江畔之泽也。缨情好爵，缨：系也，好爵，即人爵也。如公卿大夫之类。

【译文】

钟山的英华，草堂的神灵，驰驱云雾于驿路的中间，勒刻移文在山庭的上面。想那气节高尚，羞与俗世为伍的仪表，清高绝俗，超出尘世的意想，行为的廉洁，可和白雪比拟，志向的高远，可触青云直上；这种士人我正知道必不可得了，像那高出物欲的表面，白过云霞的外头；草芥千金，不值一看，轻视万乘，好似草鞋，在洛浦的地方，听得凤鸣的笙声，在延濑的地方，逢着樵夫的唱歌，这种士人，世上原是有的，哪里知道有一等人，始终不一，反复无常，墨子见了他，定要悲伤泪下，朱公见了他，定要哀动痛哭；暂时隐避到山林里去，但心里仍是染着俗气，或者起先清正，后来污垢；为什么这样荒谬呢？唉！尚子平不再生存，仲长统已经过去，山里隐曲的地方，寂寞无人了，一千年以来，有谁来赏玩呢？现在有个周彦伦的，是俗中俊秀的士人，既是能文，又是博学，也知壮老的道理，也是文多而质少；然而学着颜的遁避，仿效南郭的隐居；偷住在草堂的里面，僭穿着隐者的服装，骗我们的松树桂树，欺我们的云霞丘壑；虽是假托隐逸，于江畔之泽却是挂心在高官厚禄。

其始至也，将欲排巢父，拉许由，傲百氏，蔑王侯^[1]。风情张日，霜气横秋。或叹幽人长往，或怨王孙不游。谈空空于释部^[2]，覈玄玄于道流^[3]。务光^[4]何足比？涓子不能俦^[5]！及其鸣驺入谷，鹤书赴陇^[6]，形驰魄散，志变神动。尔乃眉轩席次，袂耸筵上。焚芰制而裂荷衣，抗

尘容而走俗状^[7]。风云凄其带恨，石泉咽而下怆。望林峦而有失，顾草木而如丧。

【注释】

[1] 排巢父：排，推也。巢父，唐尧时之高士也。拉许由，拉摧折也，许由，亦尧时之高士。百氏，百家诸子也。[2] 空空于释部，空空即释氏所谓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也。释部，佛经也。[3] 精玄玄句：精，音 hé，考验也，玄玄即道德经所谓玄之又玄也。道流，谓老子也。[4] 务光：夏时人，汤克桀，以天下让之不受而逃。[5] 涓子不能俦：涓子，齐人好饵术，著天人经四十八篇，隐于宕山。俦，同辈之人也。[6] 鸣驺：谓贵显者之车声也。鹤书赴陇，鹤书，辟召之书也。古诏板书体用鹤头书。故曰鹤书。陇，与垄通。士阜也。[7] 芷制荷衣：芷制言制芰荷以为衣。芰，音 jì。隐者之服也，荷衣即芰制之互文也。抗尘容句，抗，举也。尘容，谓趋炎附势之能，俗状流俗之状也。

【译文】

他刚到的时候，要想排除巢父，摧折许由，傲视诸子百家，看轻王侯将相，他的风情，几乎大过日月，他的气焰，要想横亘秋光；有时钦慕隐居的人，永远的去了，有时怨恨王孙的不到山上来游玩，讲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道理，在佛经上面考验玄之又玄的学说。于老子里边，虽是务光怎能和他比拟，涓子不能和他同辈，到了使者车马入山，皇上的诏书到来；他就改换了形体，飞散了魂魄。一向的志气精神，也变化流动了。并且眉飞色舞，捲衣撩袖，在那筵席上边，焚毁芰荷叶子做成的衣服，做出趋炎附势的态度，入了流俗的形状，因此风云凄怆带恨，泉石悲怆下泪，树林冈峦，花草树木都好像有所丧失怨怒。

至其纽金章，绾墨绶，跨属城之雄，冠百里之首，张英风于海甸，驰妙誉于渐右^[1]。道帙长摈，法筵久埋^[2]。敲扑喧嚣犯其虑，牒诉倥偬装其怀^[3]。琴歌既断，酒赋无续。常绸缪于结课，每纷纶于折狱，笼张赵于往图，架卓鲁于前录^[4]。希踪三辅豪，驰声九州牧^[5]。使其高霞孤映，明月独举；青松落荫，白云谁侣？碉户摧绝无与归，石径荒凉徒延伫^[6]！至于还飙入幕，写雾出楹，蕙帐空兮夜鹤怨，山人去兮晓猿惊^[7]！昔闻投簪逸海岸，今见解兰缚尘缨^[8]。于是南岳献嘲，北陇腾笑，列壑争讥，攒峰竦诮^[9]。慨游子之我欺，悲无人以赴吊^[10]。故其林惭无尽，

涧愧不歇，秋桂遗风，春萝罢月^[11]。聘西山之逸议，驰东皋之素谒^[12]。

【注释】

[1] 纽金章，纽，系也，金章即铜章。县令之印。绾墨绶，绾，贯也，犹联络之意。墨绶，黑色之印绶也。属城，犹属县也。言跨群县而为其长。百里，县令之称。英风海甸，英风美声也，海甸犹言海疆也。妙誉浙右，妙誉，令名也，浙右，浙江之右也。[2] 道帙，道书之衣也。法筵，佛会说法之坐席。[3] 敲朴喧嚣：敲朴，笞责人也。喧嚣，哄闹之声。牒诉倥偬，牒，讼词也。诉诉状也。倥偬，事迫促也。[4] 缄繆于结课：缄缪，犹缠绵也，即亲近之意，结课，谓考第之事也。纷纶于折狱：纷纶，众多也，折狱，即听狱也。笼张赵，笼，罩也，即包举之意。张赵，汉张敞，赵广，俱为京兆尹，有名望。架卓鲁，架，加于其上也，卓鲁，汉卓茂鲁恭，并为循吏。[5] 希踪三辅豪：希踪，希做前人之踪迹也。三辅豪，谓京兆尹及左冯翊右扶风之贤豪也。驰声九州牧，驰声，谓声名远驰也。九州牧，九州之长也。[6] 碉户摧绝：碉，水涧山。摧绝，破坏也。延伫，久立也。[7] 飙：风也。楹，柱也。蕙，帐蕙，香草，俗名佩兰，围植于帐之四面也。山人，隐者也。[8] 投簪逸海岸：簪所以固冠，投簪者，挂冠而隐也。逸，隐也，汉疏广弃官而隐东海。解兰缚尘缨：幽人佩兰，仕则非幽人也，故云解兰，尘缨，谓世事也。[9] 列壑，犹言众山。攒峰竦诮，攒，聚也。峰，山之直上而锐者。竦，动也，诮，亦讥也。[10] 游子：指周顥。[11] 萝：女萝也，亦名松萝。[12] 西山之逸议：西山，指首阳山，逸议，隐逸之议也。东皋之素谒：东皋，东首之泽也。素谒，以情愫相告也。

【译文】

等到他挂了县令的铜章，系了黑色的印纽，跨了属县的雄长，做那百里的领袖，扩张他的美声在海疆，宣传他的令名在浙右。道书的护衣，就此永远抛弃，说法的讲席久已埋葬，天天理那审判的事情，来往的公文很是忙碌，弹琴唱歌酌酒吟咏，都没有工夫了，常常亲近在考第，每每忙碌于折狱，包举张敞赵广汉鲁恭卓茂的以前成绩，希望仿效三辅的贤豪踪迹，声名传到九州地方官的耳朵里去。使山中的高霞明月，孤映独照，青松白云，零落荒凉，没有人和他作伴。涧户已经破坏，不再归来，石路也已无积，空令盼望，至于远风飘飘的入幕，吐雾袅袅的出柱；蕙帐空了，使得夜鹤悲鸣，山人去了，使得晨猿惊惧，从前会听得他是抛弃簪子，隐居海边，现在却看见他是解脱了兰衣，落在尘网了。因此引起南岳的讥嘲，北山的讥笑，万壑众峰，都相讥议；慨叹周顥的欺骗我们，以致没人前来问讯，所以树林